



龙王庙

盛文强

南山出现在窗口,这是海岛的制高点。松林是它的毛发,起风时,它一改平日的呆板,仿佛一头猛兽,要冲破窗口的玻璃。正午时分,南山的背阴处一片黑暗,那是巨鲸的脊背,笨拙而又孤单。雨季到来时,山上的雨水带来了半透明的砂砾,那是山石中的矿物,正随着流水消磨,匆匆去往别处。

水流的源头,是山顶龙王庙的方形院落。夏日的午后伴随着暴雨,乌云罩住了龙王庙,闪电出没在梁柱之间,喷吐火舌。古柏的斜枝被雷击中,雨水里夹杂着黑烟。大殿的屋檐切断雨线,檐下悬着透明的瀑布。龙王庙的院落承接雨水,大雨一直下到傍晚,水位高涨,院里变成池塘。若从高处往下看,一座小小的方盒之内激流涌动,水面起了旋涡。墙角下有一条残损的木龙,原本是门楼上的雕件,浑身涂了金粉,尾巴不知去向。此刻,木龙活了过来,随着洪流忽上忽下。云中电光一闪,院里骤然明亮,木龙旋转着,摇头摆尾,身上的金粉也发出光芒。

大水从侧门旁的泄孔喷薄而出,所过之处,地面的泥土冲散,露出砂质的内瓢,形成溪流。水势来得急切,转弯时溢出了地面,折来折去,跌向山后的深谷,沉降在水潭中。到了枯水期,荒草遮住水道,上山的人稍有不慎,就会失足摔倒。

龙王庙荒废了。庙门外,石碑倒在地上,从中间断为两截。碑上刻着四个字:云腾致雨。落款的小字风化剥落了,也不知出

自哪位古人之手。雨字还别出新意,代表雨滴的四个点稍嫌不足,又添了三十六个点,排为纵向的四列,每列十个点,作雨滴之形,摇曳而下,各自裹挟着风声,乃至雷鸣。它们模拟了许多年前的一场大雨,石碑裂缝里传来呼呼的水声。

渔夫的橹寄存在龙王庙,由专人看管。靠近东墙下,有三条支架,上面各跨一根圆木,高可齐胸,渔夫将橹斜靠在圆木上,挨个排开。那时的橹真多,密密匝匝的三排,手柄撑着地,橹的叶片斜着指向天空。

渔夫下山了。这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

刻,鱼虾在港口卖掉,每个人手里拿着网兜,

那是自家留下的鱼,网兜里的活物在冲撞,

他们全不在意,倾斜的山坡让他们步履匆匆。

他们已经不年轻了,下山的路上,他们

互相追逐,当他们回头时,见龙王庙在身后

缓缓升起。

龙王庙的大门合上,夜晚降临。只要看院子里有多少支橹,就知道码头停了多少条船。在海湾中穿行一天,橹叶拨动过整个海湾,却不及橹柄在双手上的磨损。夜深了,龙王庙里熄了最后一盏灯。橹斜倚在支架上,俨然一簇新生的丛林。它们在庭院里独自享受着月光,影子交错为黑网。月亮升上墙头,火柴盒般的院落斜切为两半:一半被月光照亮,另一半则陷入黑暗。来自海船上的橹,翻过山冈,在夜晚聚集,它们身在明亮之中,在月光中晒干身上的海水。在山下,停泊在岸边的渔船,随着波浪起伏,渔船都回家了,满船的月光无人照料,只有山下的波浪拍打礁石。

曾在夜里来到山顶,龙王庙的大门虚掩着,推开一扇,见满院凛冽的白光,整整齐齐的三排橹卧在那里,浸在月色中。不敢打扰它们的睡梦,合上门,原路退回。下山的路

黯淡无光,月色留在山上,唯独溪水明亮,在黑暗中静静流淌。龙王庙的飞檐出现在山顶的树丛中间,仿佛黑纸剪出的轮廓,密不透光。一次秘密造访,几乎毫无所得,却成为记忆中的精神事件——我还记得那院子内部明亮如同白昼,橹的黑影交错,冷硬的直线,还有影子落地时惊心动魄的弯折,一切都锁闭在高深的院落之内。

隆隆作响的马达,清早便在海面上聒噪,木船一夜之间不见踪影。龙王庙的院落,成为记忆重拾之所,昔年场景封存在这方盒之内。雨水还记得这旧院落,依旧在午后降下,人们在午睡中,毫无知觉。

龙王庙里草木疯长,暴雨过后,蒿草间隙还滴着水珠。刺猬出现在院内,行色匆匆,在杂草间寻路,对它而言,这里是一片原始森林。刺猬身上的芒刺划破了草茎,淡绿的汁液从创口渗出,滚圆的一颗。再寻那只刺猬,已经不见踪迹。破败的院落里,总有些野物出没。还有两支橹留在草丛中,它们的主人没来领取。一支橹靠在墙上,另一支落在草丛,从中间断成两截,手柄上布满绿苔,一从新发的蘑菇铺满了橹叶。两只喜鹊从空而降,落在蘑菇丛中,只顾低头啄食,享受着饕餮盛宴。

龙王庙仍在岛屿的最高处,抬头便能看见它。它无处不在,与我们的生活若即若离。终于有一天,龙王庙的灯光在半夜里亮了又灭,方块的亮斑从四周开始塌陷,消失在黑夜里,从此不再亮起。



风物小雅

悬铃木的四季

柳已青

有一位诗人说,刚到青岛时,她看到马路边上的法国梧桐,海大校园里的法国梧桐,就想起了故乡。故乡小城的行道树就是法国梧桐,来到这个以蓝色海洋为背景的城市,一切都是新鲜的,但法国梧桐却带给她故乡的感觉,她迅速融入这个城市。

我以为,法国梧桐是绿色青岛的主力,法国梧桐代表了绿色青岛的风情。我多次走进小学、中学,为青少年做题为《如何观察周围的世界》《观察与写作训练》等讲座,每次在讲座中都播放PPT,以观察法国梧桐的四季为例,来讲解如何观察身边的植物。

每年三月,法国梧桐好像还在沉睡之中。其实,正在酝酿着新的生命。四月中旬,法国梧桐的嫩叶在树枝上萌芽,在和煦的春风下,迎着春风生长,到了下旬,就可以看到淡黄色的嫩叶,在和煦的惠风中招展。到了五月,法国梧桐的树叶长大了,变绿了,变成深沉的绿色。满树浓绿的树叶在海风的吹拂下,哗哗作响,翻着绿浪。法国梧桐的浓荫掩映着山坡下错落的红瓦的老房子,这是青岛的风景画。

大约在五月中旬,青岛的法国梧桐就长出了圆球形头状花序,红褐色的为雌性花,浅绿色的为雄性花,隐藏在淡黄色或嫩绿色的叶片之中。法国梧桐雌雄同株,雌花授粉后,就开始发育成果球,就像荔枝大小,颜色也像荔枝的外壳,比成熟的荔枝的外壳颜色淡。法国梧桐的花,和叶片一样,都有绿色的长梗。

法国梧桐的果球长出来不久,去年悬挂在树枝上的老果球经历了夏秋冬春,仿佛是为了完成一个新老的交接仪式,开始退场。于是,老果球在夏日的风中吹散,飘飞。每当这个时节,法国梧桐果球的果毛纷纷扬扬,落在停泊在码头的小轿车的前挡风玻璃上,落到冬青的灌木丛中,落到居民楼的窗纱上,这是虫声新透的绿窗纱啊。法国梧桐的果球分散、果毛纷飞,有时还会落进行人的脖子里面。但这些烦恼,与法国梧桐带来的绿荫和清凉相比,可以说是幸福的烦恼。

盛夏,法国梧桐高大的树冠、浓密的绿荫,组成深邃悠长的绿色隧道,令人印象深刻。我记忆中有条路长满了法国梧桐,留下我的人生印记。

1997年夏天,我从青岛火车站乘坐5路电车去胜利桥,在胜利桥换乘9路去李村,到青岛师范学校报到。这是一次全新的旅程。当车辆行驶到四流南路,电车进入一个绿色的隧道,两侧的行道树浓荫遮天蔽日,拖着两条大辫子的5路电车,嗡嗡地进入一个梦幻一般的世界,马路上是轻轻晃动的光影。葡萄酒厂的厂房上爬满了爬山虎,风掀起一波一波的绿浪。我靠近车窗,贪婪地看着窗外的风景,迎面而来的是绿色的风,呼吸着绿色的空气,感到无比的清凉。这个长长的绿色隧道,仿佛是交响曲中不断重复的一个旋律。“绿啊,我多么爱你这绿色。”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四流南路法国梧桐的颜色、声音和气息。

法国梧桐最有诗意的季节当属秋天。十月下旬的青岛,法国梧桐树叶变得五彩斑斓。阳光就像雨丝洒落在树叶上,看吧,深绿色的、淡黄色的、金黄色的、深棕色的、褐色的树叶,丰富多彩,绚丽多姿。一株经历风霜的法国梧桐,就是一幅天然的水彩画。

法国梧桐,秋叶静美。飘零之时,声音既宏大又细微。早晨从睡梦中醒来,浮在一片刷刷的声音之中,感觉就像漂浮在柔软云堆。刷刷的声音,很有节奏,那是环卫工人在清扫落叶,仿佛看到金黄的、褐色的、红色的落叶,被扫起,翻卷着,簌簌地聚拢在一起,一大堆,很安静。不时有落叶飘下,轻盈地降落在上面,像栖息的蝴蝶。落叶是告别,是预言。总能引起诗人的喟叹。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武汉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时,独居一栋被树木环绕的庭院。到了深秋,他不让校工清扫落叶。朱光潜写道:“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落叶,晚上在书房看书,可以听见雨落下来,风卷起的声音,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意境的诗更为生动,深刻。”厚积落叶听雨声,这是诗意的营造,美学的格调。顺应自然,聆听天籁,静赏万物,这是美学家的人生境界。

法国梧桐和秋雨秋灯最相宜。一场深秋的雨在寂静的夜空落下,逍遙堂前千章木,常送中宵风雨声。千树万木,黄叶飘零。大街小巷,木叶纷飞。满城风雨,遍地落叶。风也萧萧,雨也凄凄。踩着落叶走,并不觉得萧瑟。盛衰荣枯,皆是自然。喜怒哀乐,如风雨一过。更多的是淡然、平静。

进入十二月,云轻天高,一株株法国梧桐做完了减法,疏朗的枝条在呼啸的寒风中晃动,那些果球荡着秋千,好长时间才安静下来。冬天删繁就简,法国梧桐剩下线条,在天空作画,有一种山川寂寥万木萧瑟的枯淡之美……法国梧桐向晴空举起枝丫,几个鸟窝很扎眼,黑乎乎地挂在枝丫中间。叶落鸟窝出啊,我在心里嘟囔了一句。

法国梧桐的四季,春天萌生,夏天繁盛,秋天绚烂,冬天寂寥,每个季节都有美的诞生。沉睡一个冬季,法国梧桐又开始了一个轮回。



老曹的茶摊

曹春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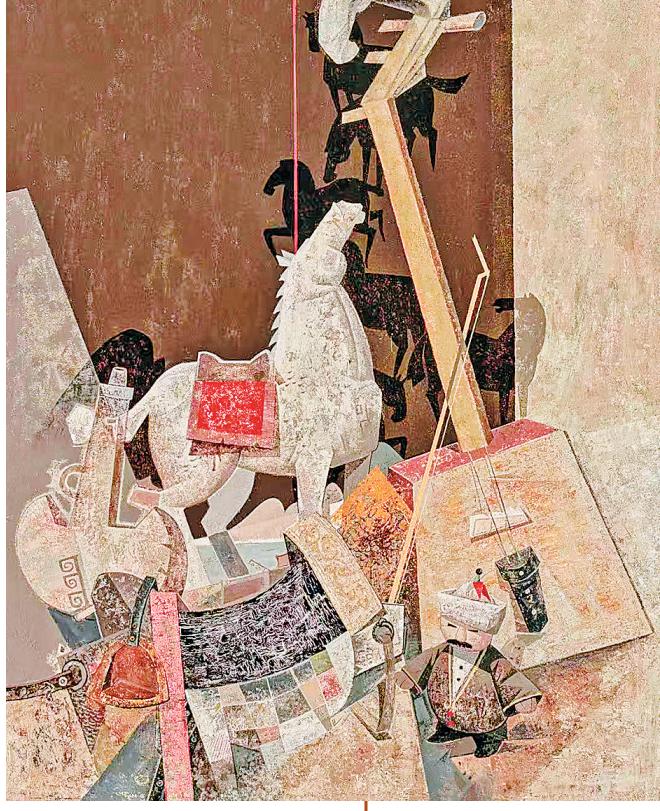
老曹的茶摊,就支在巷口第三棵槐树下。才五十出头的人,眉眼间竟半分烟火里的躁气都没有,煮茶时手腕轻轻一转,茶汤清凌凌的透亮,就像他走过来的这半辈子,到底是把浮渣都沉了下去。

认识的人都晓得,年轻时的老曹,可不是如今这模样。二十来岁辞了前程大好的公家差事去闯生意,为一单货能和同行争得面红耳赤,每天早出晚归,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算亏盈,心口像包着块浸了水的棉花,闷得透不过气。邻居借了东西没还,他能念叨大半天,见着人就拉着脸,日子过得拧巴极了。后来合伙的人卷了款跑了,他恨得牙痒痒,连着大半年辗转难眠,生意没什么起色,身子倒先垮了。躺在病床上的那些日子,他望着天花板发愣,这才回过神来:先前争的、念的、抢的,到最后啥也没攥住,反倒把自个儿耗了个精疲力竭。那些揪着不放的执念,原来是捆着自己的绳子,满心盼着事事都顺意,偏是盼得越急切,心里的痛就越沉重。货丢过,钱赔过,人散过,慢慢想明白了,有些东西留不住,不是不够拼,是缘分到了头;能攥在手里的,从来不需要费尽心机,为什么不去顺其自然呢。

四十岁那年,老曹终于关了亏本的铺子,回巷口支起了茶摊。从前他总揪着别人的错处挑三拣四,伙计做事慢半拍,他便厉声指责,闹得店里人心里都慌慌的。如今客人打翻了茶杯,他只递过一块布巾,问声“烫着没”,再道一句“不打紧”;熟客对着他吐槽生活不顺,他也不插话,只是默默给对方添满茶汤,听着人家把心事说完。有人劝他学隔壁摊主耍些小聪明,掺点碎茶省些成本,老曹试着做了一回,但随后整夜都坐立不安,第二天便把一切改回了原样。他本就是个老实人,学不来那些弯弯绕的门道,只喜欢实打实卖茶,诚心待人。日子久了,街坊们都爱往他这茶摊坐,喝口茶,说老曹实在,坐在这里心里踏实。有个熟客总说忘带钱,赔了半个月的茶账,老曹也从不催。后来那客人过意不去,不仅还了钱,还多给了些,笑着说:“就喜欢喜欢交往你这种人。”老曹这下更明白了,吃亏从来不是傻,实在才是立得住脚的根本;遇上争执退一步,也不是软,是给彼此留些余地,免得冤冤相报缠了一身。

茶摊刚支起来那会儿,碰上连着一个月的阴雨天,没几个客人来,房租都快凑不齐了。老曹蹲在槐树下抽烟,烟蒂扔了一地,差点就想把摊子盘出去。夜里听着外头的雨声,忽然想起父辈说的“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”,便咬着牙撑了下来,每天天不亮就去进新鲜的茶叶,搭起雨棚,备下毛巾雨伞;客人少的时候,就整理茶器、练习读字、读书,琢磨煮茶的火候。就这么熬了两个月,雨停了,街坊们陆续出来走动,熟客带了新客,茶摊渐渐就热闹起来了。后来再想起那段日子,老曹总仰头一笑,当初以为是绝境的路,回头看才知道,原来是磨性子的历练,磨掉了身上的浮躁,也练出了扛事的底气。低谷里不放弃,咬着牙攒着力气,等风来的时候,才能接得住。

每逢老曹煮茶,总有年轻人凑到他身边坐,赏玩他的茶器,向他请教些处世的道理,他却从不多说什么,只笑着递上一杯热茶。茶汤入喉,先涩后甘,就像人生,争过、怨过、熬过,放下执念,守好本心、扛过风雨,终究能品出日子里的清润和平。秋深了,槐树叶落在肩头,老曹抬手拂去,眼底满是洒然。日子本就该这样,该来的好好珍惜,该去的坦然放手,守好自己的本色,扛住生活的风雨,便是圆满了。

赵鹏
水彩实验场

过往的里院

王 潤

里院离人们似乎很遥远,却又如此之近。这些年“里院文化”引起不少人的兴趣,一些里院经修复改造后向公众开放,俨然成了时代的文化符号,从中让人产生怀旧和感慨之情。

里院的“始作俑者”是德国人。当年德国人占居青岛时,修建了不少迄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各式别墅,那些具有明显欧式风格和特征的建筑,虽然很美观也很有情调,但也不是寻常之民可以住得起,租得起的。十九世纪末期开着大轮船踏上青岛土地的德国人不只是有权有势的“贵族”,也有不少下层官兵和普通公职人员、以及梦想在东方之地捞一把的投机者。这些人同样需要遮风避雨的广阔空间,于是就诞生了后来被称作里院的“舶来”建筑。

里院有明显的特征:方形,四面是房屋,中间围出一个四方院子,有一个门洞做通道方便进出。这样有点像福建的土楼,周围封闭中间形成空间,有几处通道可以联系内外。只不过土楼大都是圆形,而里院毫无例外都是方形。从这个对比上可以看出,里院的所谓结构形式实际很早就在东方大地出现了,只不过是形状、功能不尽相同而已。

里院最早最多出现是在岛城的首善之区,这很容易让人理解。当初德国人大都居住在生活条件相对方便的区域,其工作、活动的主要范围也都集中在市南区。

德占时期青岛的城市建设规划显示,德国人把市南区绝对放在重中之重,包括街区建设、商业布点、供水管道、污水处理等,都优先于其他城区。里院大量出现在这个区域,自然就不足为怪了。

里院看上去不过是一种居住形式,但其设计尽显“服务”理念。里院的一层基本是为“商业”打造,二层以上才是住宅。这很符合“享受为上”的西方人居住

的称呼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前,我曾住在台东区利津路,门前那条不算宽的马路,一侧是制针厂、火柴厂、电表厂、石棉厂等厂区,一侧是密集的市民住宅。我住的是一个“院套院”的院落,被约定俗称为:大杂院。大杂院里面有5个小院。每个小院四周都是房屋,然后是一个装有木质大门的门洞。大杂院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左右,是不是借鉴了里院的建筑模式不得而知,但总体来看,式样有些像,但配套功能明显欠缺。当初住在大杂院和周围大院的人,少说有几千口,但就有一个小杂货铺,卖些酱油、醋、香烟、糖果,连个菜店都没有,要买菜必须去辽宁路、营口路一带菜店,极不方便。从这点看,市南区之外的所谓里院,只是形式上的雷同,实质上还是有差别的。这也可能是迄今为止尚保留的370处里院建筑,大都集中在市南区的原因所在。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,貌似相同的东西,一定还是不同,而且很难相同,因为本质上就有差异。

里院很有北京四合院的架势,但是“大号”的,“粗犷”的,而正宗的四合院是“袖珍”的,“精致”的。里院永远不会有四合院的清净与品位。它的建筑模式决定了居住者的层次,不会穷得吃不起饭,但也绝对不会是腰缠万贯的大户人家。然而吵吵闹闹,参差不齐,恰恰营造了里院的烟火气息,让这里的人情世故更浓郁更扎实也更招人喜爱。当“破、旧、乱”的大杂院被作为“棚户区”加以拆除、新建时,人们更多的是兴奋、欢呼,而当里院被划为“改造”之地时,许多人兴奋之后往往带着难以名状的失落。这是一种纠结缠绕的感情,又是一种矛盾混沌的心理。五味杂陈,悲喜交集,有些无所适从的意味。里面满满的情怀,满满的故事和满满的念想,实在难以割舍。



风物小雅

悬铃木的四季

柳已青

有一位诗人说,刚到青岛时,她看到马路边上的法国梧桐,海大校园里的法国梧桐,就想起了故乡。故乡小城的行道树就是法国梧桐,来到这个以蓝色海洋为背景的城市,一切都是新鲜的,但法国梧桐却带给她故乡的感觉,她迅速融入这个城市。

我以为,法国梧桐是绿色青岛的主力,法国梧桐代表了绿色青岛的风情。我多次走进小学、中学,为青少年做题为《如何观察周围的世界》《观察与写作训练》等讲座,每次在讲座中都播放PPT,以观察法国梧桐的四季为例,来讲解如何观察身边的植物。

每年三月,法国梧桐好像还在沉睡之中。其实,正在酝酿着新的生命。四月中旬,法国梧桐的嫩叶在树枝上萌芽,在和煦的春风下,迎着春风生长,到了下旬,就可以看到淡黄色的嫩叶,在和煦的惠风中招展。到了五月,法国梧桐的树叶长大了,变绿了,变成深沉的绿色。满树浓绿的树叶在海风的吹拂下,哗哗作响,翻着绿浪。法国梧桐的浓荫掩映着山坡下错落的红瓦的老房子,这是青岛的风景画。

大约在五月中旬,青岛的法国梧桐就长出了圆球形头状花序,红褐色的为雌性花,浅绿色的为雄性花,隐藏在淡黄色或嫩绿色的叶片之中。法国梧桐雌雄同株,雌花授粉后,就开始发育成果球,就像荔枝大小,颜色也像荔枝的外壳,比成熟的荔枝的外壳颜色淡。法国梧桐的花,和叶片一样,都有绿色的长梗。

法国梧桐的果球长出来不久,去年悬挂在树枝上的老果球经历了夏秋冬春,仿佛是为了完成一个新老的交接仪式